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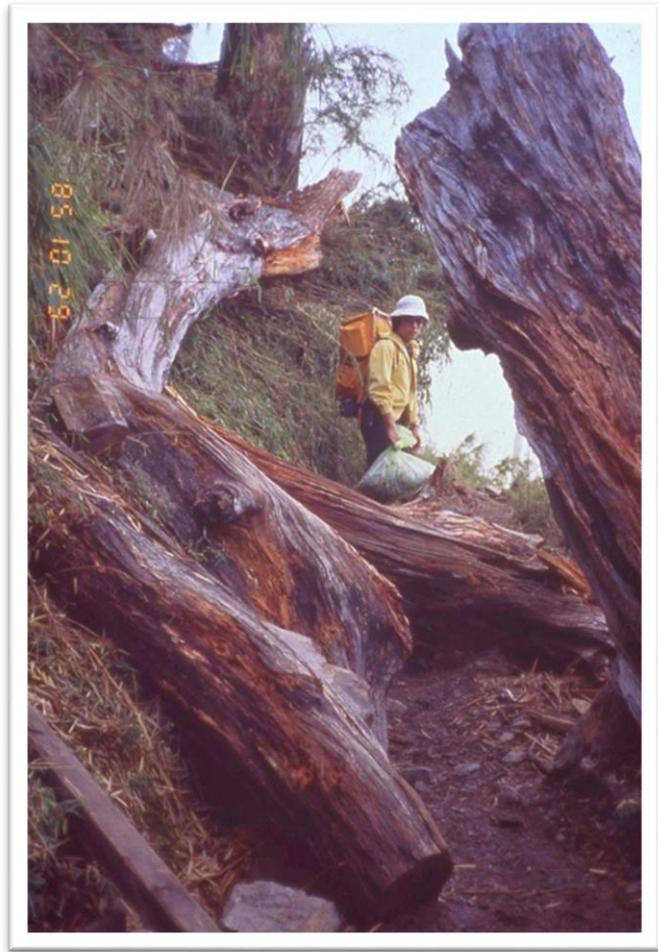
山林來時路

陳玉峯

順應著地球公轉的輪迴，宛若蓄勢意欲破土的種苗，不斷挑撥著我春天的意象與深層記憶……。

年少時，羨慕、甚至嫉妒影片中男女主角，佔盡人世間的多彩多姿與奇情偉遇。進入中年，累積五顏六色的際遇，跋涉眾多故事，渴望的卻是沈默與平寧。然而，在此春芽燎原的季節，記憶中的情節卻有些許騷動。

從前，我的專業是拈花、惹草與攀樹。採鑑、認知本地四千餘種植物，是自我期許也是要求，因而從陰森學院學得「有花必採、有果必摘」。那時，幾近瘋狂的沈溺在採集，價值觀滯留於「知識就是力量」的迷信，並不時流露專業炫學的姿態。直到漸次領會學術報告中，虛偽與自欺欺人的假象，當時，我做植物社會調查，面對台灣龐雜的林海，無論任何方法，我確信不同的研究者必將得出不同的結果。顯然的，那不叫科學研究，充其量是「藝術創作」。



山林來時路

因此，挾帶年輕衝勁的本錢，我發誓要解決歷來植物生態調查的困思，摒棄傳統依樣畫葫蘆的方式，於是，前往恆春半島全台最複雜的林

相裡作研究，以地毯方式普查，從山頂全面橫掃到溪澗，將一草一木全盤登錄，以徹底查驗物種的空間分布，並找尋各生命族群之與土地環境結盟的契約模式，期能奠定往後研究的基礎或理論。

不意開始的階段卻叫我痛苦不堪。在重濕懊熱難當的濃稠氣流中，穿梭於荊棘、坑洞、林木蝟集、巨石橫陳的陡坡上，每隔一公尺牽釘一條長繩，光是一百平方公尺約二十二條標繩牽釘下來，已叫人昏頭轉向。蚊蟲、螞蝗、虎頭蜂、毒蛇亦侵襲得緊；更要命的是植物歧異非常，將近半數的物種純屬陌生，汗下淋漓的調查簿上由是而崎嶇難行。

沮喪與苦痛考驗著當時莽動好勝的心，逼得我在莽林蒼蒼的南仁山頂，孤零的放聲痛哭。也在分不出汗水、淚水的矇朧中，以七個工作天完成了初步的試驗。

隨著對物種、環境的熟稔程度漸入佳境，喜悅才自汗流浹背的苦澀中緩緩蒸發。我的鼻息也漸次與森林的光合作用同步；表面複雜交錯的生界現象，迷霧層層消褪，「發現」的興奮亦油然而生。歷來研讀前人研究報告的見解，不斷得到驗證、否證與新詮，記得在那段「發現」的亢奮期中，行走密林中隨時有「與真理交臂」之感，深深體會了阿基米德領悟浮體原理，赤條條的跑去告知國王的激動。

原來，各植物種沿著各種環境因子的梯度，有著近乎完美曲線式的相關，即令脫離常軌，藉著直接、間接限制因子的剖析，仍然可找出時、空的成因或人為干擾效應所導致。物種與物種之間、族群與環境之間，一條條密鏈的交織、牽引，張網出存在的規則與條理。

大自然的和諧是建立在精密到無以複加的關係網上，牽動網線的無數端頭之一，研究者可聽得到變化萬千的樂章；非僅止於現象直觀的感驗，更可開發感覺底層的思考，享受思考底下的美感。

也在這等摸索自然音符的過程中，教我習得所謂環境「制約」，原來就是交響樂——上帝是指揮，龐雜的生命族群是樂音，研究者只是在訓練敏銳善感的聽力，在心靈或腦海中印烙出天籟罷了。聽得懂各層次的旋律，愈得親炙自然；只是，慧根各有差異，悟道隨緣有別。生態學是一場無與倫比的「音樂會」。

隨後多年，我一頁一頁的展讀福爾摩沙這部天書，只不幸並非每一樂章皆是如歌的行板，田園的五雷敲落後，遍地也常是樂器的廢墟。

台灣山林迅速的在支解，后土也頑強的試圖補肉生肌，奈何摧殘的機械力狂飆，碾輾過後的寸寸山河，濁流滾滾只聞嗚咽，因而恐懼樂章終結的心情益發膨脹，研究調查的渴望與現實的衝突更加彰顯；以至於只要陽光普照而人不在林野，內心就充滿著罪惡感。

這等心境，直教我反而喪失平常心，就像手中的一把沙，愈想緊握、流失愈多，調查工作反成了負荷，樂音亦常走調；許多和弦悠揚的段落，印記的卻是線條粗獷的板畫。

直到新近五年，遠離林野山巒置身紅塵，自然的樂章卻斷續的浮現耳際。尤其，在此惱人春意發酵的時令，過往的板畫，蛻變為小品清唱，迴旋蕩漾，順應著地球公轉的輪迴，宛若蓄勢意欲破土的種苗，不斷挑撥著我春天的意象與深層記憶……。



——原載於《中外文學》，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日

～本文摘自《生態台灣》～